

里

乘

里藥卷五目次

摺差

歐公子

虎鈞

俞壽霍

蕭狀元

壁社湖蚌蛛

怒睛鷄

虵蚺

周孝廉妻

產鬼畏繖

制軍某公

蟻陣

簞侍御

李泥丸

魚城

某官妾

里藥卷五

桐城 許奉恩 宋萍

摺差

四川武弁某賁摺入都限日行三百里億甚時冬月望
後白晝苦短薄暮路逢古廟天色已曛思入廟暫憇俟
月出再行下馬入廟見衰草敗葉填塞沒徑並無僧道
佛殿二重前殿正中供佛香火斷絕兩偏廂房西已傾
圯東廂房中停枯柩雙扉半掩殿後小院檀樹數株皆
粗十圍爰繫馬樹間仍到前殿觀佛座下洞然中空可

容一人四圍嵌木板頗可避風乃解佩刀置佛龕中展被座下甫經偃仰聞馬蹄聲自遠漸近倏至廟前姑就板竅窺之月裁出山形狀隱約可辨前一老者乘馬修髯垂胸年約五十許氣象壯偉後一少年徒步相從貌亦魁梧老者下馬以鞭授少年相將入廟繫馬西楹老者命鋪褥殿堦居中端坐少年屏息侍立意殊惶悚忽聞老者叱曰我自弱冠浪跡江湖雖藉獵獲爲生然必取之有道絲毫不敢狂悖妄肆淫殺有干天譴至今三十餘年幸逃法網清夜捫心未嘗不職此之愆不圖汝

甫入吾門便亂吾法前日之役若非我獨歿後汝曹二十餘人能一得生者乎少年鞠躬對曰唯唯僉謂幸賴吾師虎威各叨倖免老者又冷笑曰後聞其家有少婦守節撫孤汝入其室既污其母又殺其雛汝心安乎似此惡毒殘忍令人髮指皇天有知決不汝恕一時徼倖漏網終必不免於大辟有曰擒獲實爲吾黨之累汝試思之我尙能貸汝乎少年聞之倉皇伏地叩首曰弟子罪該萬死求師息怒願受責罰老者唾其面曰因汝尙欲求生乎聖人之道不外一恕字汝家亦有婦孺罹此

慘辱汝心甘乎毋多言拔所佩刀授之曰速伏刃以謝
寡婦且慰孺子之魂可也少年果受刀再拜自剄而死
老者起立顧尸長歎拾刀拭血發而佩之又自取褥覆
馬背牽出門外乘之鞭馳而去某聞之厯厯初頗愕悻
以老者所言居然盜不離道不禁點首稱歎月色將中
不敢再寢將起趕路突聞東廂廩然有聲厲如老梟某
大驚遽再窺之俄東廂房門啟一物自內出長丈許偏
體白毛蒙茸走至院中東向望月目光睽陽燭若掣電
俯視地上死尸拊掌狂笑試歌以足復佯身抱尸起將

首級摘擲地下禡去衣服始則就腔飲血一則咀齧嚼
骨齒牙軋軋如貓食鼠久之始盡又將首級拾起撩髮
作渾脫舞左盤右旋樂不可支隱隱遙聽村鷄鳴其物
張皇四顧擲去首級復對月掀脣狂笑拊掌者再徐徐
入東廂房去某毛髮森豎賊汗浹衣悄起躡足將所賞
摺束被中縛負背上往後院牽馬出門跨鞍疾馳約行
五里許忽憶所佩刀脫置佛龕倉猝未及攜帶廟中死
人尸爲怪物所食僅存首級衣服日後必爲疑讞刀上
故鏿已姓名恐因刀牽連受累難免欲返身攜取又恐

東廂怪物復出難與抵敵躊躇再四意難已鳴怪物當
不足爲患決意策轉馬頭至廟下馬輕步趨赴佛龕取
刀疾出果聞東廂房棺蓋格格作響駭甚飛身上馬絕
塵疾馳五十里東方大明心始帖然

里藥子曰老者殆盜而近於道者歟所言不外天理人
情此可謂盜不盜非常盜也已少年所謂死有餘辜尸
葬怪腹亦天罰所及也唯此弁欲圖少憩意外攪擾不
少交睫所窺二事是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返身取刀
不爲無識然出險入險膽略實屬不弱我今聞之毛髮

猶爲之森豎也

歐公子

粵東慈雲菴內供觀音大士香火極盛比邱尼繁有徒
綰髻纏足衣飾與人家閨閣無異託名清淨法場其實
色界情天較勾欄爲尤甚少年美男子無意獨身誤入
必使身登佛國生還無望也有歐公子者甫成里貌嫵
曲逆春日踏青偶過菴外見倚門兩尼一年可一七八
一裁及笄色皆嬌豔而少者尤幽媚目盼笑倩風致天
成童子何知不覺停趾注目愛戀綦切兩尼見公子耽

眈長者笑附少者不知作何耳語便向招手公子大喜
趨就之長者遽挽其袂向內偕行少者緩步相從既至
內室牀奩陳設珍麗異常爐焚龍涎百和等香薰腦襲
髓拉公子並坐榻上錦衾繡褥俱極輭膩命小鬟進茶
手捧獻公子展問姓名門弟自言妙梅法號淨影此間
三十六花禪已行十九君在此小住當共相見公子問
少者何名何逐不見淨影笑曰渠名妙遵法號淨香齒
最稚向羞見生客熟則可常相聚君但寬心住此此間
飲食起居無不可惟君所欲恐歷久厮熟君當樂死不

願生也正絮語間忽聞屢聲雜沓環珮丁當遙從門外
笑語喧呼曰聞十九婢招有嘉客何祕而獨樂不使人
知耶淨影謂公子曰三姊領羣姊妹至矣俄已入房生
起問訛三姊妙蘭淨因四姊妙蘋淨塵七姊妙桂淨蟾
九姊妙貝淨果十二姊妙華淨髮十七姊妙菴淨珠廿
四妹妙菊淨韻廿五妹妙藻淨思廿妹妙桃淨祓廿一
妹妙杏淨嬌廿三妹妙葉淨憐卅四妹妙蕙淨質共十
二人淨影俱一一爲道名號並爲言公子姓名門第公
子視羣妹異姿同妍目不暇給淨因笑問淨影卿何以

款嘉客容我輩闔席否淨影笑曰倉猝主人正慮無以
款客得衆姊妹陪話甚善乃並列兩几水陸雜陳各序
齒環公子而坐流觴拇戰轟飲酣嬉漏二下甫罷席淨
因率衆興辭曰今日叨陪嘉客當報知諸姊妹迭爲賓
主以饗館甥公子解人當不見却公子唯唯淨因又笑
曰吉席頭籌須讓十九妹獨占我輩合當速退毋令人
生憎臨行又攜公子手端相良久笑曰箇兒郎似好花
初苞恐不經風狂雨暴梅妹須溫存愛惜之羣姊妹同
胡盧一笑而散淨影送衆出命婢剪燭拽門笑撫公子

肩調之曰君日間耽耽注視何爲也公子紅暈兩頰笑
不能答淨影益憐之爰日緩私小結束又爲公子脫衣
趣與其寢公子情實雖開未經人道牀第間惟淨影實
左右之事訖嘆謂公子曰妾命薄墮落空門兒時一念
之差誤破清戒輒自悔恨今年甫十八破戒以來三年
於茲接君纔得二人緣一誤不敢再誤倘非其人誓不
苟合今偶然遇君竟不能自持君自是佳公子前程遠
大與妾相守當可無患然此間瑕瑜不一恐一旦爲衆
所劫妾雖欲護持力寡難敵奈何大抵達人貴於應變

可行可止權自己操切勿乘興不自珍重致貽後患而
怨妾作俑也公子慰之曰卿所言字字珠玉小生敢不
敬佩容歸家稟白高堂求卿與其自首毋多慮也淨影
嘆曰此固大好事但恐不能耳公子問何以故曰難言
也聽鷄已鳴遂重作陽臺之夢夢覺日已照窗淨影推
公子起曰貪話失眠未免爲羣婢所第可以興矣相將
結束盥漱甫畢大姊名妙蘊號淨絲者已率衆姊妹聯
袂而至褰帷入房笑曰昨日離賈招同衆姊妹作珠江
之遊歸已夜漏過四十刻聞梅妹召有嘉客竟致失陪

今特邀衆同來謝罪淨影含羞答曰正擬櫛沐往省姊
妹不謂玉趾同降於是二姊妙松淨貞五姊妙檀淨婉
六姊妙蕉淨書十四姊妙苔淨銅十五姊妙蒲淨石十
六姊妙杉淨碧十八姊妙萱淨忘二十妹妙蘿淨煙廿
三妹妙芝淨靈廿六妹妙薺淨英廿七妹妙薇淨浣廿
九妹妙鵲淨宇世五妹妙蘅淨佩等俱各與公子問訊
大姊淨絲凝視公子戲曰是兒粉搽玉琢莫怪阿梅玩
弄忘曉又顧謂淨影曰我等已議定爲東道愚姊忝居
長已備小譙且同衆先往客廳敬候十九妹須代作主

蘭茗館外史 卷五

人卽速偕客惠臨免使久待淨影曰諾淨絲等旣去淨影又堅囑公子曰妾承謬愛三生有幸今大姊招飲又不敢辭但恐此後恒飲糾纏皆居君爲奇貨爭寵獻媚必蕩君心妾膽且弱力難抗衆不能再侍衾枕昨夜所言切須留意倘高興欲圖兼愛則性命休矣不可不慎切記切記公子笑曰卿太過慮何至若是淨影嘆曰但願不至若是便爲幸事乃攜手同至客廳則見珠圍翠繞羣花畢集八姊妙楸淨欒十姊妙椒淨馨十一姊妙蒂淨根十三姊妙櫻淨含廿一妹妙桐淨徽廿二妹妙

蓉淨裳廿八妹妙竹淨修世二妹妙棠淨海等咸在淨
影一一道其排行名字公子俱合十爲禮環視衆姊妹
修短穠纖無不得中合度惟獨不見淨香心竊訝之附
耳以叩淨影答曰渠自有事君在此日久何愁不見是
日廳中其設五席如梅花式團欒環列淨絲肅公子坐
客位自坐主位餘各按排行環坐珍羞疊進異妹多莫
能名酒亦甘芳公子量固豪羣姊妹皆工歌故奏淫靡
之音絲竹檀槽一時並作公子日娛耳悅實難自持羣
約輪流把琖公子雅不欲却左酬右應樂而忘死淨影

或爲乞免僉謂公子自樂之干卿甚事一夜假佯儷那
便如此醜態令人齒冷淨影乃不敢再言日跌罷席大
姊淨絲傾下逐客令曰諸妹且退衆各會意告辭淨影
無可如何悄悄撮公子衣示之以目公子含笑點首衆等
旣去淨絲攜公子至房陳設較淨影尤精更漏初下卽
趣就寢蓋三十六花禪中惟大姊年二十有三二姊三
姊俱二十有一其餘所謂姊者皆二十不足十八有餘
所謂妹者皆十五六七齒序長幼不過計以日月而已
淨絲幼受本師祕傳內視法師圓寂後諸妹叩求客不

肯授齒雖稍長望之如十七八歲公子領略祕趣視淨
影昧同嚼蠟豈復尙憶其所囑從此與淨絲情倍親昵
淨絲又能迎合其意日招二三姊妹同牀迭薦恣其媒
狎不半月諸姊妹輪接已徧衆喜爭絲不妒皆曲意事
之間招淨影恥其所爲輒婉辭之稿爲公子寒心公
子自遇淨絲日得羣美同樂絕不復思淨影以畏其絮
聒竟不敢至其室偶爾相遇勉寒暄一二語卽遠而避
之淨影雅窺其意亦不便過於親近瞬屆端陽置酒賀
節天氣初熱衆姊妹與公子狎習旣慣酒酣益復忘形

各脫却褻衣裸体僅着訶黎子各口含酒醕公子公子亦含酒遞酬之強酬淨影拒不肯受眾厭淨影矯同互誚讓之五姊淨婉笑曰人各有志不必相強十九妹不喜從眾亦姑聽之且我輩得識公子實自十九妹始不可忘也二姊淨貞笑曰五妹之言是也大姊淨絲笑曰吾師臨終授我至寶謂他日如遇可意郎君遵而行之一生受用不盡旣遇公子當與妹等共試之乃命侍兒速將衣箱中黃緞祿所裹一冊攜來俄頃捧至置几上將祿解開眾挨肩共視乃冊頁一本宋錦裝面上粘泥

金牋簽文待詔書元宮演僕兒圖六字將冊展開前標
藏金牋兩頁許高陽隸書三十六宮皆是春七字入後
三十六冊皆周東邨工筆所畫祕戲圖窮形盡態神情
活現每閱一冊互相贊嘆淨影略觀二三冊便獨起倚
闌他視若有所思衆亦不以爲意淨絲將公子擁坐膝
上手指口授義蘊畢宣公子見所未見重以淨絲善於
說法更聞所未聞實欲按圖一一親試而後快淨絲已
窺其意命婢拂拭楊妃榻鋪以龍鬚錦席淨影獨自告
辭衆亦不留公子見淨影已去益無忌憚與衆姊妹臨

摹粉本一頁不肯遺漏卜晝卜夜猶嫌未足淨影偵其所爲不忍坐視其死瞰無人時邀公子於僻處泣諫曰君不聽妾言死期伊邇妾悔不合招君入室倘有不虞妾實爲罪之魁故不忍不諫諫而聽之君之幸也不聽他日九原亦可不怨妾也君本雛弱書生欲以一雄敵羣雌不死何待乎願熟思之公子笑曰卿言是也敬聞命矣然未免咒我太甚何至若是卿請毋慮淨影嘆曰癡兒不足與言也知不可諫又恐招衆怨恨恨而去公子自至淨絲處長枕大被與衆同樂衆又爭獻房術藥

以助其興一日正服膺肺腑淨影適來見之詫曰此何物也君甘之如飴是非欲速其死而何耶公子笑曰卿又來咒我何至若是卿請毋慮會淨影母恙招令暫歸淨影與公子作別曰甘言逆耳知君不快請暫與別他日來當索君於枯魚之肆矣公子笑曰卿可謂善頌善禱淨影歸後公子更無拘束遇衆姊妹交不擇地嘗星月之下露戰無厭倏屆秋令商飈驟吹頓感寒疾始則微嗽畏風猶力疾強與衆爲歡繼則下体兼患滲漏日漸羸瘦竟不能鞠躬効力羣雌初猶分班伺應飲食藥

餌後頽敗日劇一息僅存扶牀難立僉謂不能再生遂
閉置幽室使一聾媼守視之待其自斃火化滅跡並戒
毋許泄漏消息從此眾姊妹等或出門赴豪貴之招或
藏狎客於室各尋所樂公子處絕不復過問公子少小
驕佚習慣今旣抱病又衣食失調鎮日如坐犴狴悔不
聽淨影言孽山自作竊冀一臨存而足音杳然歸懷牀
蓐舉目無親懊惱常欲自盡忽一人推門至牀前低
呼曰公子別來無恙公子方倚枕假寐啟目視之非他
乃淨香也亟起坐問曰卿非淨香也耶曰是也曰卿殺

我矣來何爲者淨香愕然曰天乎冤哉疇昔相從入菴
計君必有今日自以腴腆羞與衆等爲伍故不肯與君
相晤會次日舅氏生辰往與爲壽以姪邀偕朝南海往
返四月有餘頃來菴聞君已卧病何謂我殺君也公子
嘆曰曩日非見卿決不停視祇爲卿故一縷癡情遂牽
出如許葛藤謂非卿殺我耶淨香笑曰此周内之詞也
顧十九姊乃多情之人何忍使君憔悴至此公子搖手
曰卿勿言吾負若矣遂備述歷諫之言並告之悔淨香
問曰爲今之計奈何公子曰吾思家甚卿爲我寄語父

母可乎淨香遽掩其口曰君勿妄語若他人聞之則君
殆矣羣姊慮君家修怨恐人泄漏消息防戒必嚴偵知
君有此心反多不利君第安之容爲緩圖可也自是服
食一切皆淨香料檢漸有起色公子甚稱感之淨香笑
曰妾之於君正合兵法所謂人棄我取倘有日得志其
何以報不穀公子笑曰果如卿言有日微倖得志當香
花俱奉以報大德淨香嘆曰從古男子負心者多果爾
恐不再憶薄命人也公子指天申誓曰如忘大德皇天
促滅淨香急止之曰妾試君耳何云及此容招十九位

來共籌之公子曰善公子忽思魚羹淨香命市鮮一尾公子見魚偶有所觸謂淨香曰古人魚腹藏書我亦效其法寄書家人可乎淨香叩問何法曰我作一書以油紙裹納魚腹佯謂此魚不堪食將出另易一尾此魚不論何人所得剖腹見書必報我家則小生得出於難矣淨香黠首笑曰此法甚妙然必須爲妾地公子曰我果得出當使黑白有分不致玉石俱災也淨香大喜乃如法命人返魚於市另易一尾先是公子出遊連日不歸父母禱神問卜倚閭泣望且徧榜通衢懸賞訪覓公

子固巨族里黨無不知者某甲得魚腹中見公子手書
急持書趨報其父母求賞父母大喜如榜給賞急起懇
有司率弁役固菴搜得公子將所謂三十六花禪者一
律拘繫惟淨影以侍母疾在家幸而漏網公子與父母
相見悲喜交集具泣述淨香之德悖之不祥父母聞之
亦深德淨香請諸有司攜與俱歸其餘俱責令配人將
菴改爲公所淨香早失怙恃使告其舅姪留爲公子造
室俟親迎而後成禮公子調攝半年始復其初聘妻甚
賢入門愛淨香溫存可人又感其祖救公子略去嫡庶

願締姊妹及初當夕果然處子也初淨影與公子一夜
綢繆居然體孕後以母疾回家母愈聞巷已毀姊妹雲
散不勝駭愕聞淨香已歸公子竊深嘆羨自幸未及與
禍誓依母奉佛懺過決不他嫁及分娩儼然男也守志
益堅淨香固與淨影善聞之以告公子公子念其相待
殷情幾至藥石成仇實爲薄倖又聞一索得男尤深慶
幸與淨香商之故使人風示父母父母望孫正切即使
淨香往請其母以禮迎歸淨影嘗戲謂公子曰妾當日
謂君當以樂死不謂尙有今日公子笑曰當日不能從

陳老自夕莫

馬列卷五

諫如流淺不能與卿相見淨影笑曰何至若是卿請毋
慮公子笑曰卿休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過矣吾過
矣

里藥子曰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三十六花禪中而
有淨者可謂翹楚矣如淨影者一度春風飄然不再其
拳拳敦勸至再至三卽逢比愛君何以異是且預爲料
患自悔作俑爲罪之魁卒以侍母獨歸未及與禍不然
與衆同譴雖非罪魁亦難辭厥罪惟均矣何至若是卿
請無慮公子固屢言之矣乃竟不至若是實出淨影意

料之外觀後日戲作報復語可謂得意之極然若不得
淨香雖有魚腹傳書之謀又將焉用彼菴中之坐待其
斃火化滅跡者不知凡幾何物公子而獨能幸免耶不
登佛國得遂生還是誠微倖於萬一也少年選事者觀
之可不凜之慎之歟

虎釣

虎尾其氣腥以羶飢輒垂尾江邊餌魚爲食鰕鰨鰕鯉
各種大魚多爲所釣岳州城故濱江日有虎垂尾餌魚
適有太黿過聞其腥羶遽啣其尾虎痛甚急聳身一躍

墮城堞齒間虎在堞內龜在堞外如負擔然虎痛尾愈擺龜之持之也愈固天明有人過城下見而兩得之以龜擒虎有功遂殺虎而昇龜縱於江

里欒子曰吾鄉有濱江而居者屋旁有柵豢豕往往爲虎所食鄉人遂不復豢豕他日得一龜暫閉於柵虎夜過聞咻咻聲以爲豕也試探以爪遽爲龜所啣竟不能脫卒爲鄉人所殺噫嘻虎爲口腹所累又多厄於龜亦奇矣哉

俞壽霍

道光甲辰秋吾邑東鄉農人某鋤地得一罈勅勒封口破之白氣一道上冲十餘丈忽聞空中有人言曰悶煞人也閉我二百餘年不謂再睹天日某大驚駭仆地上空中又言君請無畏吾感君見放必有以報不敢崇君也君歸晚間當夢中相見吾去矣言訖絕不聞聲某歷歷在耳以爲白晝遇鬼駭暈猝不能與俄妻若子來之見某卧地呼之不答莫喻其故相將扶歸某喃喃云語但稱怪事叩之又不可了了意其中惡俗以清水一碗置三筯其中左手扶筯右手掬水澆筯上口默呼鬼神

名筋直立碗中卽知爲某神鬼所憑取茶米一撮撒
碗中禳之病立愈名曰出湯效驗最速某妻如法禳之
果少安思睡戒人勿擾夜果夢一古衣冠少年揖而謂
曰我俞壽霍也感君破鐔得出特來相謝某審其繇曰
予與君同里前明思宗殉國之次年乙酉七月晝寐見
一皂隸來出鐵索繫予頸拘至一處儼如官署堂上坐
一官氣象尊嚴怒容可掬旁一吏唱名令跪案上下坐
者叱曰汝家累世受國豢養奈何勾賊屠毒生靈罪應
炮烙卽見鬼役鼻銅柱一具高約八尺許置堂西囑柱

中燃炭烈焰飛騰上下俱赤上坐厲聲喝令將予炮烙
左右兩兒役青面赤鬚狀貌猙獰應聲曰諾一撩予髮
一幌予衣予殷棘股栗心膽俱碎急大声哀呼曰小人
并未勾賊受此酷刑心實不甘上坐怒目叱曰汝猶呼
冤也耶卽將一冊擲付予閱冊上大書極兇鬼犯一名
余壽鶴南直隸銅陵果人順治二年夏左師次九江該
犯勾其部曲擾劫沿江一帶居民除淫擄不計外共殺
老幼男女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五人罪應一萬六千八
百四十次予閱之急辨曰小人乃桐城俞壽霍生平並

不識左帥部曲尙求察宥上坐顏色頓霽曰汝非銅陵
余壽鶴耶曰然上坐命予起並命吏稽予陽壽尙有三
十七年上坐叱責皂隸誤拘命筭三百仍令送予還陽
甫逾一日天熱屍已腐臭皂隸懼曰殆矣予執其袂問
曰汝將焉置予也皂隸躊躇久之曰我思得一策較生
人爲樂君願之否予問如何曰南山有狐拜月鍊丹大
道垂成吾竊奪丹付汝吞之可作鬼仙並可從心所欲
不較生人更樂耶予見屍已潰無可如何只合首肯皂
隸夜攜予至南山果見一大赤狐跪而拜月口含一珠

忽吐忽吸大如彈丸寶光耀目皂隸潛出其後伺其吐
時遽撲以授予吞之狐失丹大哭起與皂隸鬪皂隸笑
曰始吾畏子今失丹則畜也吾不畏子矣狐無如何白
眼怒視予曰丹被子吞此殆天命得登仙籙須無忌我
然又須遲我千年乃得成道一怒跳躍而去予吞丹頃
刻卽成人体並可隱形皂隸囑曰賀君吞丹如一意修
道十二年卽成地仙又十二年可晉天仙最忌犯色戒
而婦人處女比邱尼二種人尤宜忌之犯者必干天譴
且露形駭世亦所不利均宜戒君其勉之予謝受教

自後乎乃探名山濟巨川陸不車水不船下達九幽之
地上昇九重之天凡十洲三島宇內所稱名勝者無不
悉恣予之遊觀不飢不寒隨遇而安憑虛御風居然散
仙惟欲心未斷見美色不能恣情初猶謹守皂隸教其
所戒三種人概不敢犯意勾欄中人無傷名首因擇妓
之尤者而狎之色戒既破心日放而難收後見良家好
婦人亦漸垂涎而染指焉予服狐丹與尋常鬼怪不同
不惟能具人休並可幻美男子陳平潘安隨意變化以
欺良家子多半樂從予意益得偶過浙東溫州府會城

外爨弄男女觀者如堵中一及笄女郎色獨殊衆鞠部
適演祆廟火女郎則睹其煤褻之狀不禁神癡予竊笑曰
此兒情竇開矣乃幻爲美少年試挑以目女郎下以爲
忤亦遙以目送情予喜曰得之矣女郎爲富室某翁愛
女薄暮予復隱形尾之而歸夜分人靜女即不幃掩戶
對燈若有所思予料其可犯復幻美男子排門褰幃徑
入女郎驚問君何人也夤夜那得來此予揖之曰日間
幸睹玉容愛慕不忍捨特踰牆相從求卿見憐女郎沈
吟良久便低聲問予邦族詭詞以對女郎意甚欲然囑

勿高聲予遽閑扉要與共寢曲盡綢繆情均伉儷年餘
漸有竊議者女郎告予來去切須慎密防人覺察予謝
之曰小生幼受異人祕傳可以隱形雖天神地祇亦不
能奈我何卿請放心女郎不違予姑隱形使覘之乃大
喜其家察予蹤跡不得或有猜爲妖者因使阿母來伴
女寢伺母睡熟兩人交如故一夜母醒聞而大呼家人
執挺破扉入索予不得益信爲妖富翁徧禱東嶽城隍
各神又延僧道祓除皆無效富翁益怒使人往龍虎山
懇於天師尋遣法官來治登壇禮蘸伎倆亦與僧道等

予顧而姍笑之戲謂女郎曰技止此耳越三日甫交子
初法官具表上中召請上界星官神將予猶不以爲意
忽見法官將袖一拂掌中霹靂有聲天門驟開諸神齊
降予大驚急欲竄避而六合俱設羅網無處可遁法官
以戒方拍案喝曰妖將何往諸神速爲予擒之諸神果
遵法旨將予擒置罈中以什法官勅勒書符封口笑謂
富翁曰幸不辱命大功告成矣予初進罈懊悶欲死猶
隱隱聞女郎泣而啼曰何物妖道殺吾郎矣予問之肝
腸寸斷富翁怒甚將就罈而烹焉法官止之曰不可是

無死罪遣人葬諸故土幽囚二百年而後釋焉可也因
問某今爲何世某具告之屈指恰二百年又謂某曰曩
者女郎曾贈金條脫一雙白金十錠予無所用藏某山
馬鞍山後計當無恙坎地二尺必得之感君見放聊以
報德某問今將何往曰予深悔前愆今將輶跡深山省
過修心期証大道庶不負皂隸所教耳君第識予言請
從此別拱手徑去某頓驚寤病良瘥追憶夢語疑信參
半詢諸故老舊果有俞壽霍其人者某山故有大石形
肖馬鞍山距某家僅里許翌辰試坎其地三尺許果如

言得女郎所贈物

里藥子曰勾賊殃民大千大怒炮烙無已冥法極當稗
史載明末張李二賊至今在冥司猶日上火牀觀此益
信其言不謬俞氏子既服狐丹天仙可望惜隳色戒久
滯幽囚然一經再睹天日便知悔悟深山韜跡省過修
心倘堅特弗懈大道之成可爲操券

蕭狀元

茶陵蕭殿撰未達時嘗於除夜夢登天門入一官第案
置一冊歷書天下士子姓名首冊第一行上書蕭錦忠

三字下書某科狀元後有字折角不可窺測旁一吏揭以示之乃死於火三字大驚而寤蕭初名某以夢兆改曰錦忠果於某科以第一人及第素嗜飲酒飲少輒醉會冬日有親故招飲夜闌留宿酷冷熾炭於室蕭閉門擁鑪獨坐倦甚垂頭睡熟足踏炭上醉酣竟不自覺果焚死

璧社湖蚌珠

高郵璧社湖大三十里嘗有物夜吐光能照行人朗若白晝忽來一畚僧僦居湖干鎮日緣湖審視如是者有

年一日折柬徧招隣衆肆筵設席酒肴備極豐腆衆問
何求曰求諸君翌晨助者僧一臂衆莫測所以姑漫應
曰諾如期畢至僧出鉦鼓數百具授衆使分立湖四隅
求爲搥鼓敲鉦以助聲威毋少停止自冠毘盧着袈裟
仗劍躍入湖中少選狂風暴作湖水奔騰澎湃勢如千
軍萬馬衆心驚魄駭遵其所囑奮勇搥敲自晨至於日
中戾僧始踏浪而出搖手喻衆停止鉦鼓登岸喘汗良
久滿袈裟血漬淋漓腥氣刺鼻衆問何爲曰此中有老
蚌自開闢以來胎養寶珠光奪日月老僧欲仗法力攘

劫之奈彼道行甚高幾爲所吞今右股被寶劍斫傷遁
往東海竟無法可制再待千年留爲後圖可也稽首別
衆而去

里察子曰統志載孫華老家於湖陰夜讀書覺窗明如
晝循湖求之見大珠其光燭天是年華老及第墮黃涪
翁呈詩云甕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卽謂此
也今湖中絕不再見吐光豈蚌果遁往東海歟或曰珠
已爲菰僧所劫其所云云乃詭詞以欺衆也

怒晴雞

嵩山之陽春三啟蟄之後居民嘗夜見少室之巔紅光
兩道一長六七尺一長四五尺蜿蜒天矯若火龍然雞
鳴遂隱經秋卽不得見莫測其故初山下有農家蓄一
雄雞氣象赳赳重可十斤所種之卵無不穀者主人寶
之呼曰老雄十餘年不肯殺歲又值乳雞之時忽數十
卵僅歸一雄其餘盡輟主人懊怨以爲不祥一日有番
賈來注視老雄與新雛問主人肯市否主人正慮老雄
年久無用姑漫應曰客若肯出重價那得不市客問此
兩雞索價幾何曰五百足矣客喜曰諾主人初固索五

百錢見客遽喜諾戲反齒給之曰我所言固五百銀非錢也客沈思久之曰果爾五百銀亦所不吝毋再翻悔主人大喜過望答曰君如數將銀來誓不翻悔客喜翌日果攜銀五百來付主人主人乃籠兩雞付之笑拉客袂問曰我初固戲君耳不謂果肯如數敢問需此何爲客笑曰君旣見問不敢不告君不見少室之巔紅光兩道乎曰然曰此蜈蚣精也一父一子再百年後少者長成一方禽獸蠶食無遺且不免災及小兒實爲大患雷且難治今少者尙稚老者勢孤尙不敢公然肆虐惟此

新雞尾以制之老雄固無足慮惟新雞初殺當飼以珍
物庶可速豐其毛羽壯其筋力則聞數十卵僅得此雞
可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盡暇也計明年此時新雞當
亦可爲老雄之助制兩妖不難矣曰此兩雞與他雞何
異曰凡雞皆曉皮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晴是鳳種也
別去歲星一周客果攜兩雞來訪主人其雞已長成居
然與老雄相等客卽下榻主人之家他日又見少室紅
光兩道客喜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薄暮客攜雞
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君不能勝妖氣中毒

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遙察二更後見少室之巔紅光復
灼猶之掣電兩股以閃以爍或東或西或南或朔或抑
或揚或分或合或屈詘如環或直伸如索或迴旋如隔
盤或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燿二
焉爍爍焉忽託五尺孛芒疾馳斜掠半明半滅陡萬丈
而一落主人色駭心喜知小妖已告殲尚有紅光一道
忽高之忽低之忽卽之忽離之氣漸披靡知其亦無能
爲果不一炊黍時宛然敗葉漾空慘爲狂飈之所摧飄
蕩蕭颯站站然而下墜荒畦紅光悉絕東方欲白主人

知兩妖并除姑烹茶以待客俄焉見客左手籠雞右手以樹條貫拽兩妖而至主人迎而賀曰知大功告成喜爲君賀客嘆曰兩妖雖除惜兩雞皆受重傷奈何主人視小雞竟體毛羽脫落殆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禿離精神沮喪又視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鉗已脫足尙有一二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鉗並去足已夷其大半僵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尙有用否曰紅光外燭珠當不少卽兩軀殼以製刀劍鞘亦值千金也乃以兩雞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雞不過十日老

雞不過半年皆當羽化有功於人尙其瘞之其身受重
毒切不可食慎之慎之越日客辭主人又以二百金相
謝以木匣盛二妖負之而去後兩雞果如期先後俱斃
主人謹遵客所屬並瘞之

蛇妖

廣東駐防漢軍劉協領溥奇該土也生平正直不阿尤
以膽略自負弱冠時落托無聊偶遊三元宮有道士見
而奇之因與訂方外交款治甚密劉有緩急必竭力相
濟毫無吝色劉不自安時愧無以爲報一日訪道士見

其頻蹙嘿坐似有憂免劉叩之曰師何爲者而鬱々若此脫有用小生處萬死不辭也道士聞之瞿然起執劉手曰居士所言是蒼生之幸非貧道一人之幸也請上坐受貧道一拜乃敢相求爲助劉曰師休矣固已言之脫用小生萬死不辭何瑣瑣效兒女子態也第言何事容其圖之道士謝曰若然居士第隨我來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驚勿恐劉問何如不答固問固不答姑從之行出北門五里許去天房教先賢古墓數百步道士乃結草爲壇立劉於其中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均爲勅

勒書符已出一麥草籠大尺許而揭其蓋授之以聽吾
引磬聲響急闔其蓋切記毋違倘有所見有貧道在勿
驚勿恐劉不知所以姑漫應之以覘其異道士乃披髮
禹步左手執劍右手執引磬口中喃喃誦咒時二月中
旬月夜晴朗天無纖雲三更時腥風陡作月色慘澹忽
聞聲湧如潮一蛇馳至頭大如箕身巨如甕長十餘丈
竟體金鱗兩目光灼如電來伏壇下稽首者三道士以
劍麾之曰去又一蛇至長與前蛇相埒竟体明亮洞見
腸胃伏壇稽首如前道士亦以劍麾去之以次羣蛇畢

至一蛇梟吻鹿角竟體黃毛一蛇龍首鳳尾前後四爪
一蛇頭圓如毬兩脇有翼伏地效蝶拍板一蛇長不滿
丈鱗甲扁爛口吐五色氣紛糾若朝霞之彩一蛇長數
十丈竟體紅亮熊熊若初日浴海口吐火光明可燭物
其餘或青或黑或黃或白其色不一其大小長短亦不
一咸次第伏壇稽首不下百餘種道士一一以劍麾去
之雞三唱乃已越日薄暮道士又偕劉至壇如前作法
三更羣蛇又絡繹銜尾而至有肖鼉鼉者有肖蜥蜴者
有蠆之雙鉗者有蝦之蜷曲者有虎豹首者有牛馬首

者有大豕首者有狐兔首者有鵠頂者有雞冠者有體
方如印者有身扁如帶者有無鱗如魷鰻者有多足如
蚰蛆者一切奇形怪狀又不下百餘種雞三唱乃已第
三日至壇道士戒劉曰大功之成端在今夕居士須切
記前語不可疎忽劉謹受教時至三更羣蛇又至較前
尤異或肖夜叉或肖羅漢或肖猛士或肖美人或嚶七
聲如兒啼或格格鳴若竹裂所謂人首蛇身者計可數
十種他如首尾兩頭者一額兩頭者一身三頭五頭九
頭者道士皆一一以劍麾去約近四更忽沙石飛鳴山

谷響震天色愁慘星月頓暗一蛇至壘長僅丈許鱗甲
五色首類錐卵張口吐舌兩目突出光炯如炬怒視道
士屈身一躍直撲其面道士叱曰孽畜焉敢無禮急以
劍麾之曰止三撲三止乃退伏壇下稽首者三身頓縮
小不滿五寸一躍徑至籠中道士急擊引磬劉闢磬聲
急闔籠蓋以付道士袖出硃符貼籠四隅喜謂劉曰貧
道奉師命捕收此妖五年於茲甫幸成功不爾東南濱
海生靈十年後受其屠毒恐無噍類矣劉問作何處分
曰此去獻俘于師藉子一臂之助必予厚賞富貴壽考

後福無量子其他之暫此作別他日靈山會上未必無
再晤時也言畢拂袖攜籠而去劉後官協領夫婦齊眉
壽逾九旬目見五代子孫世爲縣仕至今不絕

里蔡子曰昔吾家旌陽敬明真君藏孽龍而拔宅上昇
說者謂其功德不在禹下今道士捕收妖蛇免使生靈
屠毒可見聖賢仙佛同一去害安良之心也嗟乎仙豈
易求哉此事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筆其大略以告予
者蓋劉爲公可外祖李芳園協領璋同學契友嘗親與
李協領歷歷言之如此

周孝廉妻

成都周孝廉紹鑾年少倜儻妻某氏美而賢琴瑟靜好
秦徐不啻也某氏体素弱孕將分娩殊形委頓一日晝
寢忽見一村婦至榻前謂曰妾求代多年今甫得娘子
此係帝命莫怨妾也某氏訝其語不倫力疾起坐問汝
何人所言何謂我殊不解村婦笑曰娘子不知也耶妾
前村某氏婦以產難死今娘子不幸亦當罹此厄妾奉
帝命在此候代娘子不知也耶某氏聞之大驚婉語哀
求謂向無冤仇乞賜憐宥村婦不肯再三哀之怒謂娘

子休得饒舌此何等事而可徇情也耶由此日坐榻前刻不少離他人不見惟某氏獨見之孝廉知之欲延僧懺解村婦笑謂周妻曰汝家官人大不懷好意欲延僧驅我我奉帝命雖釋迦如來又將如我何哉某氏聞之以告孝廉相對愁悶而病因之日益加劇居亡何又一女子牽帷入年可二十許靚粧高髻風致翩婉徑至榻前笑謂某氏曰夫人別來無恙某氏欠伸答曰姊姊何人素昧平生枉顧何爲乞賜明告女曰妾蘇州惠氏嫁夫周某以產難死今奉帝命特來候代村婦聞之瞪目

議曰我奉帝命在先汝不得橫來妄爭惠氏笑曰汝奉
帝命我獨非奉帝命耶請與汝約汝代於晝我代於夜
視產期以判彼此無相爭也村婦語塞某氏聞之益憂
然相處日熟知其是鬼卽亦不畏久之察惠氏意似不
甚惡閹村婦不在側輒哀求救護惠亦深爲太息意似
首肯隣生有扶鸞者惠氏忽降壇書一絕云昨觴阿母
赴瑤京遊徧崑崙第五城戲擲硃砂填恨海人間多少
不平平款署妾吳門周惠氏也慕諸君風雅戲題小詩
以博一噱隣生故與孝廉善素耳孝廉家事因諷之曰

伏讀佳什足見婆心豈疇昔周孝廉家坐守索命者非子也耶乩書慚愧慚愧天乎寃哉妾本死於產難甚惡此苦不肯求代且時陰以救人上帝嘉妾一念之善冊爲鬼仙無所拘束夙與周夫人有緣知其將爲村婦之代欲救之而苦無法君等何不諒予心也孝廉聞之急來拜求乩曰大難大難倘夫人座於夜分萬一可救然不可必也予姑待之一日某氏方倚枕與惠氏閒話見門外一蓬首女鬼招村婦去某氏問何事惠氏以目止之會隣生又扶鸞惠氏又降壇曰久欲救周夫人今幸

得一策君可爲孝廉賀生急招孝廉至叩其所以曰此事甚密君須祕之村婦之來實奉帝命今君對門賣漿者婦蠢健有力亦應以產難死數應某婦求代某婦力弱不敵招村婦爲助始畢其命君可爲賣漿者具詞控於城隍謂村婦事不干已橫傷人命冥法至公惡其多事必拘村婦不準求代如此則夫人無事矣孝廉大喜使人偵於賣漿者之家其妻日昃果以產難死乃如惠氏言祕爲具詞控於城隍越日某氏見兩鬼役持銀鐐拘村婦去自是不復再至惠氏拊掌笑曰此大快事夫

人可安心靜候弄璋保無他慮矣不數日果舉一子一家歡慶然某氏以體弱產後血崩不止勢甚危殆孝廉心甚憂之某氏又見一青面鬼紫髯如磔口稱要命但蹀躞戶外不能進房孝廉又央隣生扶鸞請惠氏降壇求爲營拯惠氏書云妾爲夫人費煞心力甫得安枕不料又變生意外此係宿孽妄實不能爲計孝廉再三哀求久之又書云憐君誠懇心殊不忍頃思得一法次月朔日太白星君道過成都君於是日平明衣冠至西門敬候見有白髯老者將葫蘆剖開分挂兩脇兩手拄杖

俟其入城迎面祝求聽所言云何再看緣法君須切記
成敗在此一舉斷勿有忽孝廉拜謝屈日遵往西門曉
關初放行人如蟻內果有一丐白髯垂胸如惠氏所云
者急迎面拜祝老者不顧孝廉追隨約半里許但聞老
者低頭自語放他去罷放他去罷俄頃市人益衆一轉
瞬間忽失老者所在孝廉回家某氏喜謂曰頃聞戶外
鬼云太白星君有命放他去罷吾不敢在此矣踉蹌而
去孝廉大喜妻病尋瘥此亦公可所日覩爲予言者
里蔡子曰天下之最慘最苦者莫過於產婦況由此畢

命則慘苦尤有不忍言者茲得太白星君低首自語厲
鬼卽聽命而去誠爲幸事安得星君嘗遊戲人間度一
切苦厄哉吾獨怪李元獨異志載太白星竊織女侍兒
梁玉清衛承莊淫奔事未免污衊上界星君實甚荒渺
不經何足以信

產鬼畏織

鄉民畢酉素有膽識嘗以妻有娠將產月夜趁墟回家
道逢一女子蹣跚獨行同路數里略不聞其鼻息心竊
異之試叩其氏族當此午夜獨行何之女子答曰妾非

人乃產鬼也前村畢家婦分娩在即特往討替去西大驚默籌所以制之佯笑答曰此大好事汝得替投生好人家可賀也曰此非所望然得脫離鬼趣卽爲萬幸因問西姓名乃詭對之談論甚洽西又問汝爲鬼幾何年矣曰於今十有三年矣曰求替何遲遲也曰陰曹必計平生善惡以判遲速孽滿方準求替故遲遲以至於今也曰求替亦有術乎曰有凡產鬼喉間各有紅絲一縷名曰血餌以此縊入產婦腹中繫其嬰胞不使遽下又暗中頻頻抽掣之令其痛徹心髓雖健婦只三五抽掣

則命畢矣酉佯笑曰此術誠巧未審有法制之否鬼但笑而不言酉又固詰之則曰制之亦自有法但君切不可告人酉指天申誓決不泄語鬼悄謂曰產鬼最畏雨繖以一繖置戶後卽不敢入房矣酉曰然則更無別術乎曰君必勿泄乃敢畢其詞酉曰固申誓矣倘泄語卽與汝等鬼喜其誠又曰如不能入房則伏屋上以血餌縋入產婦口中亦可倘於牀頂再張一繖使血餌不能下縋則鬼術窮矣以君長者故敢質告倘泄語則我無生望矣願君諒之酉曰諾旣至家妻正以難產勢甚危

急西如鬼言急以一繖置戶後又張一繖於牀頂不踰時果呱呱墮地而妻得無患少選聞空中呼西名而謂之曰促狹兒我不幸爲汝所紿又要遲此一次汝如再告他人致我永無生望則天良喪盡矣歎息悵悵而去西聞而匿笑爲妻細述之妻甚惡此苦囑徧告於人凡有娠之家各如法預防之果皆無恙

里桑子曰鄉民亦大詭詭然非素有膽識亦不能玩弄鬼物而酬對裕如也嗟乎此法若能徧傳則紂絕陰天之宮消除無限怨氣矣不亦快哉或謂鬼物甚靈一時

竟爲鄉民所給儻亦上天好生之心默有以使之歟

制軍某公

制軍某公少孤貧事母至孝遭遇坎壈年踰弱冠尙不能博一衿戚黨以其衣被須提見輒避道公大度豁達殊不介意衆謂其委靡無恥益姍謂之嘗以應童子試被黜歸道經古剎遇一道士紫髯掀鼻貌甚怪陋藉地趺坐見公至遽起爲禮笑謂貧道待貴人久矣公聞而愕貽倉卒不知所對道士又曰貧道赦凡姓萬道號蛻雲由我肩浪遊至此閱人甚多富貴福澤無如公者以

夙有香火之緣故此相會公疑其戲已笑謂小生凡庸
幸邀仙盼如師所言豈精姑布術乎曰子卿則吾豈敢
竊信平日甄識人物鑒別賢否頗無差謬公曰然則師
相小生究竟何如道士掐指輪算謂公某年入運應入
學某年聯捷登科第入詞館某年視學蜀中某年擢侍
御出膺監司陳臬開藩游領封圻官至協揆壽高期頤
夫婦齊眉子孫貴顯一一按年細推令公牢記以驗後
效公謂小生一寒至此老母菽水尙缺行將棄儒而賈
復何奢望道士急搖手曰切勿切勿公如憂不給貧道

薄有所積願助膏火袖出黃金一流歸之且謂願公富貴長毋相忘幸甚公以無處而餽聖賢所戒却不肯受道士見公固辭謂如不肯受餽請暫稱貸他日相還亦無不可公曰如斯較可奈無券何道士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負不負在人券何與焉公乃拜受並問後會且謂信如師言他日宦海風波得毋涉險否道士沈吟久之曰公後入宦途一無盤錯惟某年日月時當有意外之虞至期貧道自來相探可勿慮也言訖珍重丁寧而別公歸疑信參半

秘誌于牘以俟後驗將金易布粟差免凍餒益下隸攻
苦果於某年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由詞館而游領封
圻歟歷中外一一如道士言旣督兩粵初娶某夫人生
丈夫子二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次公子甫成童賜
孝廉與試春闈時太夫人尙健板輿迎養一家團聚備
極榮顯一日閹者來報有道士萬赦凡號蛻雲者踵門
求見公大喜亟命開門迎入執手道故各叙調飢公謂
師言謹誌於牘無不應驗不知所謂意外之虞究竟何
若道士曰前事旣驗後事可知所可虞者近在翌日負

道此來正爲公也公稽所誌牘果然急拜叩所以道士
曰公前世學道青城道行甚高以矢志放生誤踐斃一
蛙翌日午時合遭雷譴以了宿孽貧道舊與公同學不
敢不預以相報公聞大駭急求抹免道士笑曰貧道思
之爛熟公請寬心乃附耳授以解免之策公如言晨興
具冠服捧印綬坐堂皇又徧召文武屬吏各冠服佩印
按班環坐時當仲秋天氣晴爽蔚藍一抹不留纖翳日
晡黑雲驟合電蛇怒掣烈風悲嘯暴雨奔注雷震號號
聲繞堂皇屋瓦飛鳴四壁擺動公正襟危坐色若死灰

屬吏莫知所事環視惴惴局促各不自安方皇遽聞忽
一婢喘汗馳至口稱殆殆矣雷雷擊太夫人奈何公本
至孝聞之大慟失聲急携印起隨婢奔入省視屬吏見
公出各追從其後公至寢門見太夫人方與諸姬妾作
菓子戲嘻嘻無恙公殊詫異遽聞霹靂一聲轟若山裂
奴子來白堂皇被雷擊塌公頃所坐地坎深丈許一蠍
大於人僵斃其中公大驚使人覓道士不知所在始悟
道士固蠍妖欲藉公以避雷劫也觀其數十年前卽已
綢繆未雨其心甚苦其術亦甚神矣而豐隆威靈應變

有法彼妖物雖狡獪究何能逃天誅哉

蟻陣

曩在毘陵市上觀蟻陣見一人藉地坐左右置黑赤髹
漆方盒各一具盒各三層寬各盈尺旁各有小孔出入
如蜂房然觀者次第歛錢畢其人將黑赤盒各取首一
層列地上彼此相距約二尺許又取黑赤小旗各三竿
插左右相距只有咫又出一小竹筩長五寸許吹之鳴
嗚然作簫羅聲又擊細腰鼓三通但見每盒所蓄蟻絡
繹自孔出約有千餘各投所插色旗下中旗蟻帥約長

一米左右兩副將長稍殺餘俱細小與凡蟻等赤左黑
右列陣畢其人又擊鼓數聲各帥乃督蟻兵爭前交綏
前後進退與鼓聲緩急抑揚相應兩軍相持良久忽見
赤隊蟻帥率衆便退左右兩副亦率衆分路俱退黑隊
蟻帥便統左右兩副率衆前追約逾赤旗界才二寸許
忽見赤帥又統衆轉戰兩副亦從兩翼截出三面合攻
黑隊陷入重圍帥知中計情甚窘迫同兩副竭力衝突
竟不得出亡者甚衆勢窮援絕鼓聲頓死其人急出小
銅鉦連敲數杵忽見赤蟻讓路一線黑帥急同兩副率

敗殘餘兵倉皇奪路而出又鳴鉦數聲兩帥各統衆次第由孔入盒是役也黑蟻陣亡共計三百三十有五頭赤蟻亡者僅二十有七頭其人手拈箴絲定目視地撥數戰骨太息謂衆曰頃者倘不急鳴金收隊則黑蟻全軍覆沒矣便將赤盒蓋揭開請衆觀獻俘但見盒中郢界縱橫凡二十有五方中一郢又劃分前後各半前爲蟻王聽政之所後爲如嬪所居以箬葉爲廬蔽不可見但見蟻王鉅若赤豆氣象英傑端拱殿中帥同兩副匍匐詣王前交頭隱隱不知作何語蟻王首肯似甚嘉悅

須臾帥同兩副退下羣蟻迎上交頭隱隱亦不知云何
但見羣蟻爭前獻俘將所噬黑蟻之首若足各銜置殿
前築若京觀王顧左右似有所諭兩蟻似是近侍下殿
不知傳何旨蟻帥又獨上殿詣王前伏聽諭旨畢緩緩
退下雨刷同羣蟻迎上又交頭隱隱不知云何似俱欣
欣有喜色羣蟻便趨至殿前將所築京觀各銜出擯棄
盆外始各歸列其人便將赤盆蓋好觀者欲散其人曰
未也有賞卽有罰旣觀獻俘不可不觀治罪便又將黑
盆蓋揭開請衆觀治罪但見盆中方罽亦與赤者等其

王亦大如豆端拱殿中似甚震怒正副三帥伏殿前不
少動似甚惶恐少選王顧左右似有所諭但見王旁羣
蟻類近侍者二十餘頭分半下殿將三帥後股約噉有
數十許三帥崩角乞命但見王仰首不知作何語始罷
噉三帥稽首謝罪緩緩退下王亦退朝羣臣亦各歸列
其人又將黑盒蓋好觀者咸歎息稱奇而散予詢其人
曰蟻乃極微之物君以何術馴致若此其人曰蟻雖微
物其性極靈盡其性而導之不半月便可演熟予曰各
插小旗三竿何也曰使之辨識各歸各隊也吹竹笛何

也曰使鼓聲之多寡知派幾許隊伍也擊鼓三通何也
曰促其出盒列陣也再擊鼓以作其氣焉兵法所謂鳴
鼓進攻也旣戰酣而停鼓敲鈺亦猶鳴金收兵之義也
予曰君言是矣顧每陣無論孰勝孰負必有所傷如今
日黑部陣亡不少日日如此不將漸滅無譙類乎曰每
陣亡之多者休息五日少者三日故將列陣必先歛錢
計得小人五日糧乃可博一戰曰必須五日何也曰兩
部皆日日將雛雛出一日乳之二日哺之三日便知自
食四日便成立五日便列隊故必須以五日也曰每部

所蓄蟻幾何也曰每郢僅容百頭除中郢王宮計之當各二千四百有奇也曰今日所出隊伍幾何也曰吹簫六聲係派六成隊伍計每部應出一千四百有餘也曰每盒三層何也曰上層爲衆蟻所居中層將雛下層儲胥曰盒中方郢二十有五何也曰中郢爲王宮環王宮之八郢將相百官各執事居之緣邊十六郢庶民居之曰王宮後半以箬葉爲廬蔽之何也曰是妃嬪所居不使人見所以別內外明尊卑也蟻雖微物固禮義廉恥固維畢張也予肅然問曰何謂也曰王宮居中各官早

晚兩朝時無少愆每郢男左女右序無少紊凡所供億
皆取給於庶民無敢或怨是其禮也有功必賞有過必
罰號令嚴明毫無寬貸一遇急難互相護援是其義也
凡出覓食一有所得歸鳴於衆同往昇運上之於官官
又上之於王命儲庫中以濟公用不敢少有所私倘王
賞有功卽私存誌之衆亦不敢攘攷是其廉也凡蟻交
皆有時不令人見其性最警人欲竊窺卽便分散是真
知恥也又示以盆之中層亦分二十有五郢中郢爲妃
嬪將雛之地外八郢爲命婦將雛之地再外十有六郢

爲民婦將雛之地諦視所生之子纍纍然與蝨蟣相類
又示以盆之下層但分三野都有旨蓄子曰是人爲之
抑自取之歟曰蟻貴自食其力人所供者不貴故日出
覓食預置各物於外以待其飛挽斯可矣曰蟻以何物
爲貴曰最貴者龍眼肉其次胡桃肉再其次羶膩各物
再其次枯死蟲豸而穀粒亦所珍惜故穀粒另置一野
日食粒幾許皆有定額不敢虛糜凡日所將雛必報王
乃可給糧予曰其王亦出陣否曰閒或有之然兩王出
陣彼此皆持重不甚盪決返不如命將督師之能鏖戰

也曰今日赤部大捷其王賞有功當賚何物曰今日賞
賚必重非龍眼卽胡桃也其人言畢拱手攜盒歛後而
去

里乘子曰君子觀於蜂而知君臣蜂固有之蟻亦宜然
其人謂禮義廉恥四維畢張然以戰論之詐敗取勝何
其智也爭前合攻何其勇也重圍讓路何其仁也聞笛
派隊聞鼓進聞金退何其信也匪直張四維並能立八
極以彼微物而能若此可以人而不如蟻

簞侍御

鎮江吳次垣觀察台朗言其鄉簪侍御重光世稱江上先生生平鐵面無私時權貴某公把持朝政其子爲江西監司倚父勢極貪墨聲名狼籍上官側目而無如何會先生巡按江西特具白簡劾之監司尋置於法而先生直聲傾動海內矣權貴陳之屢欲蹈先生隙以圖報復先生知難自存卽疏求罷歸隱居山中宦橐蕭然但以書畫自給四方不遠千里爭求恐後戶屢常滿先生藉以自娛不論潤筆之有無皆曲應其求無不滿意每歲筆耕有餘盡賙窮乏囊中不留一錢遠近頌聲不絕

一日有客來謁廣穎環眼豐準修髯年約四十許口操秦音自言耳名來求書畫先生異其狀以禮遇之留住三日客請問曰先生知予來意否曰不知曰先生真長者也予非他乃權貴某公使來甘心於先生者也先生笑曰老夫束髮讀書粗有所得壽夭窮通吉凶禍福一切聽之於天今君既爲某公所使遠來圖我此亦天命使然復何尤怨卽請速爲勾當了事無庸遊移濡滯也客笑曰予果欲不利於先生不待今日矣方予來時一路頌先生者甚夥及始至於境而頌者益衆老幼婦孺

如出一口非大賢能若是乎若害大賢是悖天也害大
賢不義悖天不祥不義不祥予不爲也今請爲先生賀
問何所賀曰此次幸使于來倘使他人則先生危矣曰
此後保無有繼君而來者乎曰先生請毋慮餘俱予弟
子行吾儕極重義氣予旣以義釋先生誰不知者而肯
爲某公用乎乃索所求書畫并解腰纏取兼金一百陳
几上揖曰先生以此自給嗟嗟不腆伏惟笑納予自有
以復某公先生請毋慮一拱手掉頭不顧而去先生爲
之爽然若失者數日

李泥丸

吳介臣侍御台壽言湖州閔小良司馬素好學道得真仙李泥丸祕傳後以尸解上昇李泥丸者初乞食於市衣須捷而身垢穢人不能邇會有巨紳子患消渴疾百醫罔效其妻禱於神遇李於廟中笑謂曰娘子欲活耶君耶禱神無益曷不求我從者陋其狀訶叱之妻遽止之曰否否我聞風塵中偶有真仙遊戲或有緣幸遇不可知爾曹勿以貌失之也遽前襖衽叩李求方李笑曰娘子既誠心來求亦易易耳乃掬地上泥自吐沫搓爲

丸授之曰歸以白湯進病者吞之當立愈妻謝而受之從者吃吃匿笑妻歸思病者歷試諸方皆不效姑以此投之何害遂進白湯趣吞其丸巨紳子果一汗而瘳自此人皆以爲遇仙遠近就李求方者日踵相接俱以沫團泥丸予之無不立效僉稱爲李泥丸云司馬聞之拜求爲師李相司馬謂有仙骨可以入道許之司馬嘗具湯沐奉新衣請李易之笑却不受每行市上喜與小兒戲羣兒亦樂從之遊皆呼曰李神仙李戲拾敗葉阿之卽成錢分給羣兒使市果餌錢上字幕分明歷久不變

何其神也司馬嘗叩拔宅飛昇之說一日卓午李攜司馬立日中取自着破氊笠置司馬頭上又取司馬角巾自着之屬司馬視其影李則但見帽影而不見人影已則但見人影而不見帽影李謂之曰所謂拔宅者祇就本身所御之物而言身果能仙平日卽身所御之物皆隨之而仙非必宅果可拔也司馬恍然道以日進或曰李泥丸卽李八百

里藥子曰予初識吳氏昆仲於方子箴都轉揚州官署嘗與次垣論古今書家意見不合次垣攘臂相爭自折

其齒舉座皆笑逾時意氣俱平談笑自若固各無蒂蘄也介臣喜談道一日都轉招飲介臣席間談李泥丸事並述司馬尸解後以道傳袁太太某宅素凶主人請袁治之袁以繩連繫七鬼宅乃轉凶爲吉詞鋒霍霍四座口爲之噤會道州何子貞先生在座素不喜人談怪枯坐欲睡介臣方刺刺不休亦不以爲意也乃曾幾何時不兼旬而昆仲竟相繼下世追憶朋友聚散存歿之感爲之愀然

先大夫守湖州時小艮司馬居金蓋山會先妣楊太

夫人有疾先大夫攜予宿金蓋禮懺求丹藥療之果
瘳司馬遇燕壇則易道裝平時酬酢往來仍著冠服
嘗至署中先大夫觴之子亦侍坐司馬茹葷飲酒談
道娓娓不倦惜予方幼稚不能敏其旨趣也

方子箴識

魚城

洞庭湖濱漁人戶蓄鷓鴣卽杜詩所謂烏鬼是也其嘴
曲如鈎者最佳一頭可值五十金小魚至數斤重者一
烏鬼可取重數十百斤者祇四五烏鬼亦足昇而出之
其下水時皆繩約其頸不用自飽噉之卽不肯爲役矣

蘭茗館外史

里乘卷五

異

相傳某年歲暮正值需魚之時漁人日縱烏鬼下湖連日竟一無所得有善泅者下水偵之知魚已成城矣魚成城者大魚互銜其尾層累打圍於外眾小魚實其中又有極大之魚銜尾封蓋於上居然眾志成城攔守甚固牢不可破漁人聚議無所爲計忽有人言宜昌老漁某翁家蓄一烏鬼鰲而且智號爲鬼帥非此不可以破魚城遂醵金具重幣使人往求某翁暫假鬼帥一用並約得魚不吝厚酬某翁許諾不日攜至眾視鬼帥臬目鷹吻雕翎鶚爪真神俊物也重刑牲醢酒祭禱湖神試

先縱鬼帥入湖以覘其技乃既達魚城四圍循視復徧
察於上見銜尾處有微隙可乘以首銳入搖身遽下遇
小魚橫亂啄之小魚惶駭互相犇逃勢甚洶洶大魚猝
難堅持頃刻其城立潰漁人見衆鱗陡躍湖波頓興知
鬼帥得勝急縱羣烏鬼下湖一鼓而聚擒之

某官妾

某官出都赴任至袁浦舍車而舟有愛妾某氏登舟失
足墮水某官慟甚乃揚言諭諸三老曰有能入水得屍
者犒白金五十鎰如拯出尙未氣絕者倍之諸三老貪

賈爭泗水尋覓有篙師某甲獨於港汊得之居然氣尚
未絕大喜既見某氏兩腕俱約金玉跳脫其餘簪釧首
飾俱係金玉珠寶所值何止百鎰計不如戕其命而納
其物後再獻屍求賞不較算無遺策耶乃將某氏復拉
至水深處察其氣絕曳藏蘆葦中自獨歸家具以告妻
夫婦交相慶慰趣妻爲具晚炊飽餐畢甲趁暮夜無人
約先往取物送回妻待至翌日薄暮蹤跡杳然心殊疑
慮不得已以告他三老求往視之果見某氏屍藏蘆葦
中面目如生怒容可掬甲跪其旁撫之則已僵矣急趨

某官始共知某甲險惡爲鬼索命而斃爰畀某氏屍殯於舟卽取白金五十鎰並某氏金玉珠寶等物分犒諸三老而某甲獨不與焉

里蔡子曰某甲得屍氣尙未絕大喜向使將去求賞百鎰之外卽另求某氏金玉珠寶等物未嘗不可觀後仍以各物分犒諸三老可知某官並非慳吝人也乃某甲貪念一轉自謂算無遺策究之致人於死而已亦卒爲鬼索命而斃某官分犒諸三老甲獨不與然則險惡之人復何益哉某氏一弱女子耳使非其鬼有靈幾致沈

冤莫白觀其面目如生怒容可掬報仇雪憤何其神也
噫嘻陽有官刑陰有冥罰自古及今焉有殺人而能漏
網者哉